

近二十年 文化热点人物

述评

骆玉明 编著

K825.4

LYM/1

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骆玉明 编著

聖誕是人情之書，書寫情感。現在是萬
象之時，承上從下，從古到今，集才博，
不老，名流輩出，萬種前，下筆一而萬物如。
古人大學問家，讀書未盡，晚晴別有心得。
故雖已竭力而矣，視所成，立丈，每覺其
為真莫可奈何！不要之處，終一為制子。
余翁而大師，似也，他洪達，再得，傳也，前
在文處，之後，復以之。
寒石易錄，走過，歸於此，復以之。
寒石易錄，走過，歸於此，復以之。



海淀走读 0059264

复旦大学出版社

059264

易知堂
四月十五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 / 骆玉明编著.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10
ISBN 7-309-02658-6

I . 近… II . 骆… III . 知识分子 - 人物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 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0440 号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

86-21-65102941(发行部) 86-21-65642892(编辑部)

fupnet@fudanpress. 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445 千

版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 2000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 000

定价 2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　　言

这书的标名已经是很显豁，但编著的用意，似乎仍应有些解说。

“近 20 年”，当然不是随意划出一个时间段落来作为谈论的范围。自 70 年代末中国开始走上一条新的道路，至今差不多正好是 20 年的时间。这 20 年间中国土地上发生的种种事件，许多实情和究竟意义，恐怕要等许多年以后才看得清楚，说得明白。但生活于其中的我们，也已经不能不感受到社会各方面情形变化的剧烈、问题的繁重，以及因此而引起的争执的尖锐。历史在这 20 年间似乎呈现出浓缩的状态，它给人心以强大的威压。

这情形的造成，大概有两方面的原因吧。

首先，整个 20 世纪，世界尤其中国，都是处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常说“地

球变小了”，因为交通和通讯手段的极大发展，压缩了时间也压缩了空间。人类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经济文化交流，变得广泛而迅疾，不再有遥远的地域、悠然的过程。至于中国，从前的进程本是平缓而带着循环意味的，突然被推进一个陌生而总是同自己相为扞格的世界里，只觉重波叠浪，扑面而来，一切不得不应对却总是难以应对得自如。于是，面对欧风美雨，大门忽开忽闭；于是，“中学”、“西学”，“传统”、“现代”，纷争无已。政权一而再地更迭，眼看着真理亮起来又黯淡下去。

还有一个原因，是差不多 20 年前，中国方才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人们曾经被驱使着，却欢喜得手舞足蹈、疯疯癫癫，从庄严演到滑稽。人们忽然发现，“翻天覆地”的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历史上许多陈旧腐败的东西依然充塞于生活中，有待清理；人们一面为常识作艰苦的论辩，一面望着“世界潮流”那怪物倏忽变迁。时间拥挤成一堆，有人正讨论如何“走出中世纪”（朱维铮的书名），又有人已经在大谈“后现代”；语言也变得缭乱了，相差十岁二十岁的人，常常慨叹彼此之间“听不懂”。

倩男俏女的歌唱漫不经心，而每一分光阴仍是浓厚而沉重。

对近 20 年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在报刊上多少可以看到些讨论。但我们如今尚“身在此山中”，描述它是困难的。所以我们不妨把眼光转到与此相关而稍稍偏离的

方向，转向这 20 年间曾经受到社会——尤其知识界——格外关注的人物。在这本书里，我们将要涉及的是：李泽厚、沈从文、巴金、周作人、张爱玲、陈寅恪、金庸、钱钟书、顾准。我们给这些人一个共用的称呼：“文化热点人物”。

这些人物放在一起也许不怎么和谐，于中有特别的好恶者更会觉得不伦不类。但社会中的人群本是五花八门，甚至一个人的念头也会朝秦暮楚，有点不和谐应是无碍的。我们选择的标准只是一个：他们在近 20 年中都已经成为社会文化的热点，且这种“热”有其深长的意味，并非如漂亮的明星唤起一时的哄闹。

这些人物“热”起来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些是自己对社会作出了有力的发言，触及了中国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思考、争议；有些则自外于人群的喧哗，却终不能逃大众目光的追逐，譬如钱钟书大概是很厌烦“热”的，然而连他这种厌烦都成了热点话题，这是由不得自己。这些人物中有的并不生活在我们所说的“近 20 年”的范围，有的更是一度销声匿迹，但社会仍是借着谈说他们，表达了对历史的反思和清理，令他们在现今的生活里生发出光彩。总而言之，这些人物在这本书里是有双重意义的：一方面，他们大抵在中国的 20 世纪中走过漫长的路，又大抵是些智者，他们的人生各有异彩，他们的命运自成乐章，那本来是引人注目的；另一方面，人们关注名人终究是为了关注自己，是为了从中得到对所

处生存环境的认识和在世间生活的资财，因而这些人物的“热”，又正是反映了近 20 年中国社会中的人们对各种问题的兴趣、对这时代及其背后牵连着的历史的探究。而本书编著的目的，对后者更偏重些。

除了前面列出的这些人，是不是再没有合适的对象了呢？当然不是。譬如我们首先可以想到的，就有鲁迅和胡适。不过，胡适虽说在近 20 年重新得到关注，但似乎还未能构成一个社会性的热点。至于鲁迅，其实一直都是“热”的，只是在不同的年代人们谈论他的原因、态度有所不同。也许与此有关，尽管近 20 年对鲁迅的研究也有显著变化，但那似乎主要发生在专业人士的圈子里。况且，鲁迅和胡适真是过于庞大，暂且不说也罢。

这书的内容，大量的还是资料选编。不过，对资料的取舍，有前面所说的比较明确的宗旨。而这宗旨既是考虑到反映社会文化状态，当然要兼容不同意见。但单纯的赞美和偏颇的指斥，便不加采用。再有，本书所涉人物的资料往往为数甚巨，而一本书的篇幅是有限的，只能尽量挑出在编著者看起来是最有意思的一小部分；偶尔不得已，也对原文作个别段落的删节。同时，为了使全书有较为系统的面目，又专为所涉及的人物各写了一篇述评，对他们作为“热点人物”出现的大概过程、他们受社会关注的原因以及其中包含的意味，作些必要的说明；当然，对这些人物本身，也有出于一己之见的议论。书中涉及

的人物都很有名，且不乏以其品格和智慧受到社会普遍尊重者，小子何物，敢妄加评说呢？但想到世间没有道理的事情正多，也就暂且放肆着吧。

有人说，中国人是缺乏思想的。这话题太大，一下子也没法说。但至少，在过去很长的年代里，思想——这里说的是基于独立的观察和独立的思考而产生的具有批判力量的思想，曾经极为艰难。因为操纵的力量专横而强大，思想的代价又极为惨重——我们将要涉及的人物中，有几位的命运对此作出了说明。那么，如今是如何的呢？近20年中确实有过思想的解放，有过无数激烈的争议，也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眼前，思想却正在悄然消退，不仅是权力的作用，经济和金钱的强光也使它日益显得黯淡。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自鲁迅、胡适他们以来，曾被提出的众多有关中国的问题，仍旧浮置着。是的，我们还可以听到一些固执的声音，但那也渐渐成为几位书生在长夜的书案上的自言自语。

编著这本《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也想借这些人物（他们大多离我们已远），借20年来围绕他们的谈论，多少引发一点思想。

最后说明一点：笔者的文字涉及众多值得尊重的人物，照理应该加上“先生”一类的敬称，但这样几乎满纸都是“先生”了，或者不加比较简便。所以，除了个别的例外情况，都直呼其名，但这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

目 录

引 言	(1)
一 李泽厚的历程	(1)
<u>选文</u>	
李泽厚的心灵世界	杨海文等(10)
读《美的历程》	章培恒(18)
哲学,她表达希望	李 遥(24)
晚风(外一章)	李泽厚(36)
李泽厚访谈录	陈 年等(39)
二 沈从文:流放者的归来	(45)
<u>选文</u>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汪曾祺(56)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陈徒手(66)
载不动许多愁	徐 鲁(80)
与巴金谈沈从文	李 辉(88)

三 巴金：人格的重建 (95)

选文

巴金印象 文洁若(104)

巴金夜访柯灵 徐开垒(119)

真挚的心和为还债的书 王西彦(126)

《随想录》：巴金后期思想

的一个总结 陈思和(141)

四 难说的周作人 (159)

选文

知堂先生 废名(167)

“五四”时期的周作人 舒芜(172)

惜周作人 郑振铎(180)

关于周作人 唐弢(184)

晚年的周作人 文洁若(197)

五 张爱玲传奇 (209)

选文

遥寄张爱玲 柯灵(218)

跋扈的自恋 李渝(228)

超人才华，绝世凄凉 夏志清(232)

张爱玲偶想 程光炜(240)

“世纪末”的福音 王德威(244)

人生戏剧的鉴赏者 王安忆(247)

六 陈寅恪的意义 (249)

选文

怀念陈寅恪先生 俞大维(260)

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 周一良(268)

陈寅恪的学术精神 余英时(277)

最是文人不自由 葛兆光(300)

文化遗民陈寅恪 林贤治(311)

七 金庸的故事 (317)

选文

金色的金庸 柳 苏(327)

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

现象 严家炎(336) 3

从武侠小说的发展看大众

文学的前景 章培恒(341)

侠义英雄的荣与衰 何 平(358)

金庸和他的韦小宝 骆玉明(369)

我看金庸 王 朔(372)

附：金庸就王朔文章致《文汇

报》的信 金 庸(377)

“我崇拜女性” 金 庸(379)

八 智者钱钟书 (387)

选文

写围城的钱钟书 杨 锋(397)

钱钟书与杨绛的婚恋故事 …	孔庆茂(410)
钱钟书的风格与魅力………	柯 灵(416)
侍钱“抛书”杂记…………	水 晶(424)
《管锥编》中的比较文学	
平行研究……………	赵毅衡(437)
钱钟书：书生气又发作了 ……	谢 泳(444)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	李慎之(446)
北向之痛……………	黄永玉(454)
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	余英时(460)
九 思想者顾准…………… (467)	
选文	
顾准与《顾准日记》………	丹 晨(477)
顾准在“文革”中…………	高建国(484)
鲁迅与顾准……………	钱理群(493)
点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	李慎之(498)
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	
思想……………	邢小群(508)
地狱里的思考…………	朱学勤(521)
后 记 ……………… (535)	

李泽厚的历程



《天涯》杂志1999年2期刊出一篇李泽厚的谈话录。90年代以来他很少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东西，读起来竟有一分故人重逢的亲切——虽然他并不认识我。

谈话录的开头是：

问：这些年您一直在国外，国内很多年轻人都特别关心您的行踪和学术走向。

李：真的吗？我都怀疑你们这一代人根本就不知道我是

何许人也。

提问者的开场白是夸张的,且带有讨好的意味(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但这一下子就触动了李泽厚的情绪,一种“繁华有憔悴”(阮籍《咏怀》诗句)的寂寞。这情绪颇为强烈,于是我们在后面又看到李泽厚说:“别人还告诉我,葛兆光写了一本《中国思想史》,书中目中所有人的名字(都)提到了,就是不提我的几本书。我说,不提就不提嘛,这个都无所谓的。”我们在李泽厚的新书《世纪新梦》的后记中还能看到他以嘲讽的口气说起自1989年以后,国内“汪国真的短诗、王朔的小说”以及“张中行的杂著、余秋雨的散文”的流行,和一声慨叹:“我能做的或需要我做的,大概也差不多了?!”

这寂寞大概正是始于1989年以后吧。在《世纪新梦》中意外地读到他的两个短篇散文,1990年和1992年的,很见心境。作为哲学和思想史研究者的李泽厚能写颇出色的散文,知道的人大概不多,所以我们破例把它引录在后面。

而在80年代,李泽厚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70年代末,中国开始出现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由政治领导层发动的和由民间知识分子发动的。这两个层面有相互一致又有相互分离的地方,但在当时共同推动了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在后一个层面上,李泽厚无疑是重要的先驱人物。他是在“文革”的荒唐年代依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当然,同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说顾准比他尖锐,钱钟书比他博学;但70年代末顾准的东西还无法问世,钱钟书的《管锥编》虽在1979年就已出版,但那和社会迫切关心的问

题毕竟隔着一层。而李泽厚不仅在“文革”后很快接连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而且大抵是在学术研究的框架下关涉中国现实问题的发言，如《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79年）、《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年）、《美的历程》（1981年）以及许多单篇文章和稍迟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1987年）等，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了震动。我读李泽厚的新著《世纪新梦》（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看到版权页上所示那5000册的印数不禁感慨。当年李泽厚的书都是一印几万册，《美的历程》在十年光景中印了八次，是那时最畅销的书之一。现在的大学生恐怕确实有很多不知李泽厚是“何许人也”，但在80年代，至少文科大学生、研究生，枕头底下总是能翻出一本李泽厚来。

这里面的道理也不难明白。经过“文革”十年、甚至不止这十年的暴力冲刷，中国社会的思想和语言差不多完全被权力者霸占了，这以外的东西惊人地贫乏。这种情况在短时期中很难改善。当时的年轻人虽力图挣脱这一思想—语言之网，像黑洞一般不加选择地吸纳遭遇到的一切知识，但在流行的陈词滥调之外如何表述自己，依旧是个困难。这时正是李泽厚为他们开掘了新的思想源泉，提供了既非过于陌生、不可理解而又富于新鲜气息的理论思维，还提供了一系列内涵丰富、便于展开而又简洁明白的语词概念。许多人从李泽厚那里开始了寻找自己的路。

《批判哲学的批判》在康德研究的领域具有何种地位，笔者无从说起。康德的书，据说一辈子能读懂一本就很不错，连李泽厚自己也声称他弄康德是“外行客串”。不过，这本以“康德述评”为副

题的著作在当时的主要意义，却也不在它对康德研究的学术贡献，而在作者的“述评”尤其“评”中，触及了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对被弄得荒谬滑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从侧面进行了澄清（此书写成于1976年）。

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的一点，是他与邓小平的“一致”。这种“一致”表现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是对唯意志论的否定，对实践、对物质生产的重视。这大体反映着前面所说70年代后期思想解放运动的两个层面之间最基本的一致性。不过，当李著于1979年问世时，由政治领导层所发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关于生产力的重要性的宣传早已轰轰烈烈过了，他的这些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当然也就谈不上有多大作用。

4

但《批判哲学的批判》的意义本不限于上面所说的那些。首先，康德哲学被认真地对待，本身就有很重要的象征意味。1949年以来，国内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关注，几乎只限于黑格尔——他的哲学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来源。黑格尔哲学其实是基督教神学理性主义化的结果；奇妙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也曾经被高度神学化，譬如命定的“历史规律”、“社会模式”论，在逻辑上除了用“神意”解说是别无办法。而一向被忽视的康德哲学，对人类精神生活现象的解释，特别在认识论方面，其实多有深微之意。重心偏向认识论而非本体论的现代西方哲学，也是主要源于康德而非黑格尔。李泽厚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康德哲学的关系，提出对康德哲学应加以扬弃改造，都包含了纠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片面理解的意图。同时，他的努力，实际上也具有经由康

德批判沟通西方现代哲学、使之成为新的思想资源的作用；后来一些年轻的哲学研究者也正是这样走过来的。

在康德研究以及其他一些论著中，李泽厚建立起一个重要的概念——主体性哲学。这概念的解说很细琐，但它包含着两项明确而具有感染力的内容：人类对自身历史、个体对自身生活，都拥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李泽厚说这些是加上限制条件的。但在一贯宣扬“历史必然性”和个人根本上受外部条件支配理论的中国，“主体性”的提出有着深远意义。刘再复的文艺理论以发挥个体主体性为基点，也引起热烈的反响。

《美的历程》是李泽厚著作中传布最广的一种。李泽厚喜欢强调它的哲学性质，而一般人仍是将它当着中国艺术史来读。这是一部仅 15 万字光景而跨越五千年、贯通多种艺术门类的著作，它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要求它总是说得精确是不可能的，引用材料也以“大路货”居多，难免会有不够“学术”的感觉。但这样一部书在 80 年代初问世，谁有资格菲薄它呢？它相当完整地把一种人本意识贯穿到对中国艺术史的描述中，许多重大环节把握得透彻明白。仅以文学而言，书中谈汉赋的审美趣味、魏晋诗文与“人的觉醒”、晚明浪漫思潮等等，都从根本上打破了流行文学史的框架，给人以新异的启发且令人兴奋。并非所有观点均出于作者独创，但他确实一扫久积的陈腐，给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他的不少看法，在后来的著作中形成深长多变的延展。

除了一系列的美学论著，李泽厚还主持了具有相当规模的西